

# 這個「讀中文系的人」

## 林文月



■紀錄片《讀中文系的人》

在《他們在島嶼寫作2》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中，關於林文月的紀錄電影，名字叫做「讀中文系的人」。這個名字來源於林文月早年的一篇文章，光看這幾個字，只是一種平淡直言，說不上什麼波瀾，但直到見到林文月本人，她那種內斂淡然又沉着務實的感覺，會讓你突然覺得，這幾個字放在她的身上，有種「剛剛好」的妥帖。

紀錄片拍了將近三年，攝製組追着林文月美國、日本、台灣、上海到處跑，很難想像斯文內向的她怎麼會接受這麼一個耗時費力的邀約。「我也忘了是怎麼答應的，反正就是被他們給感動了。拍的時候很緊張。我比較害羞，就很不自在，浪費了他們很多時間。做演員還真難啊，有一次，就是拍我走過去，他們叫我走了三遍才行。」她微微笑起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林文月的外祖父是連橫，表弟是連戰，但她為人低調，鮮有提起自己的家族。她通曉中、日文，最為人熟知的，是翻譯了日本文學巨著《源氏物語》，這個譯本到今日仍被奉為經典。

### 改讀中文系 就是「任性」

可回過頭一看，這個「讀中文系的人」當年考入台大中文系，有那麼點「任性」，也有那麼些「懵懵懂懂」。「當時大家對讀中文系的小孩不是很了解，甚至開玩笑時會覺得讀中文的人是很古板的人，是比較呆板的。我的老師（台靜農）就和我說過，他是燕大的學生，做學生時別人就和他說：以後至少可以去路邊擺個測字攤給人家算命吧。這就是一般人對讀中文系的人的想像，也許有一點誇張。」

當時熱門的學系是外文系，成績比較好的學生都愛以此為志願，至於「穿長衫」的中文系，是乏人問津的。可林文月卻偏偏報了中文系。

「當時我是班長，去收大家的志願表，每個人填的都是外文系，包括我自己。收着收着我覺得，怎麼那麼俗氣，大家都一樣！」當時還沒有塗改液，她就用刀片刮去了「外」字，順着寫了個「中」字，就這樣考進了台大中文系。念完一年本來想轉系，又被當時的系主任勸阻了，就這樣讀書、畢業、教書，林文月成為了中文系的「榮譽成員」。

林文月記得，後來她到另外兩間大學演講，結束後學生陪她走到校門口，忍不住問她到底讀中文系的人是在幹什麼，她想了很久，以此為題寫成文章登在報紙上，就是《讀中文系的人》。「沒想到有一點廣告效果。」她笑着說，總算是破除了有點點社會對中文系的古怪想像。

林文月曾說，學術論文、散文、翻譯，就好像她的三個身份，這邊做累了，就換到那邊，也算是種休息。她早年也曾嘗試創作小說，但很快沒有繼續。「有一次我去和我的老師台先生聊，他是魯迅的學生，很愛護我。我給他看我的文章，寫的

是一個農夫和農婦晚上幹完活後，在一起聊天。台先生對我說：『你的這個想法很好，問題是這兩個人都是大學生的感覺。』我從小在城市長大，沒有經歷過很窮困的生活，寫起來都是想像。我知道，這就是我的致命傷，我人生的面向太單純，沒有辦法去面對一個很廣大複雜的社會。加上當時中文系不像現在，沒有什麼教授小說的課程，我們的功課以論文為主，走的是傳統的路子。」

鑽研學術論文之餘，林文月上寫散文，筆意清澈，平淡之中有溫熱人情。我最喜歡她的《飲膳札記》，做得一手好菜的她表面上寫的是烹調佳餚的過程，實際上回憶師友，記錄「林氏家宴」的種種美好時光。廚房中的牛油鑊氣，全是人間煙火。

### 「翻譯」習慣從小就有

事實上，林文月與中文「相識甚晚」，她出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，就讀日本小學，一直以為自己是日本人。「當時學校只有我和妹妹是台灣人，我的母語其實是日文，家裡會講一點點台灣話，在外面又講一點點上海話。鴉片戰爭後我們台灣人就變成了日本人，不是太了解中國文化，那時雖然住在上海，但也是在日本人活躍的地方。」1945年，日本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學校中響起廣播，所有師生到大禮堂集合聽天皇的詔書，老師同學哭成一團，當時11、12歲的林文月也跟着痛哭。

「沒想到過了幾天，我們變成了戰勝國。」回憶往事林文月不禁唏噓，「我們其實不懂，是時代很大的命運蓋住了我們小的命運。」當時的上海日租界一片混亂，曾經受到日本人欺壓的本地人對留下來的人並不待見。於是林文月的父親與一些台灣人組成小團體，打算到原日本海軍陸戰隊去向新進駐的中國將軍獻國旗，表示自己是忠於中國的。「當時要找我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去獻旗，正好我是那個年紀，就讓我去。」一知半解的她走向前去，身上穿的卻還是來不及換下的日本學校制服。

局勢依舊動盪，林家唯有搬離上海前往台灣，匆匆坐貨船到基隆港上岸。「我媽媽出上海市時還穿着皮大衣，那是二月，到了基隆，看到岸上的台灣小孩都穿着短褲，背着包在賣冰棒，當時覺得很異國情調。話我們也不大聽得懂，我就從那小學六年級才開始

學中文。當時的台灣人和我們一樣，不大會講國語，老師要頭一天先去上補習學校，然後再來用台灣話解釋給我們聽，這樣教國語。」

很長一段時間，林文月腦子裡都是很多種語言飛來飛去，「聽到中文，要在腦子中尋找日文，好像翻字典一樣，不然弄不清楚。」，「翻譯」對她來說早就成為了思維習慣。

### 「一股傻勁」翻譯《源氏物語》

儘管如此，後來接下《源氏物語》的翻譯工作實屬偶然，多年後林文月仍覺得自己膽子太大，「不知好歹」。當時林文月為了參加一個日本舉行的學術研討會，寫了一篇關於日本文化的論文，論述《長恨歌》受到日本平安時期文學，特別是《源氏物語》的影響。論文以日文寫成，後來要在台灣發表時，為了讓不熟悉《源氏物語》的讀者理解內容，就將該書的第一帖《桐壺》譯作中文附在了後面，卻沒想到大部分讀者更喜歡這篇附文。當時出版社的社長就特地找到林文月，希望由她將《源氏物語》翻譯過來，面對這本堪稱日本《紅樓夢》的文學巨著，林文月硬着頭皮暫且接了下來，心裡卻發怵：「這是多大一個尾巴呀！」

「可我就是有一股傻勁，那就做吧！」要教書、照顧孩子、寫論文，現在又加上這個大型工程，林文月只能見縫插針，一有時間就譯上一段，一點點向前推進。當時她的書桌常年維持同一格局：稿紙放在中間，《源氏物語》的古本一本本排開，英文的譯本、谷崎潤一郎等的日文現代語翻譯本放在旁邊，再加上《源氏物語》的地圖等各種研究專書，「這張書桌變成了我書房中一個不能破壞的主角。」一擺就是五年多。

1978年的某個冬夜，林文月完成了《源氏物語》的全文翻譯，「家裡人都睡了，我寫上『全文譯畢』，想着多少年一直在想可以寫這四個字，但是越靠近這個時刻就越緊張。一邊希望它完成，但是又想像不到完成後會是什麼心情。放下筆的那一刻，沒想到我竟然很難過，有點想哭的感覺，好像和這個作者就要告別，而她是這五年多每天都要去面對的。」

夜涼如水，她似乎感覺紫色部就站在她身後。這個特別的時刻，至今讓她難以忘懷。

## 《深紅色的迷宮》的ARG先導風格

最近看到重慶出版社把貴志佑介的《深紅色的迷宮》（中譯本2015年5月）譯出，想起這一本原先在1999年原刊的著作，除了相距了十多年外，更大的接觸是當年原屬電玩遊戲式小說始祖的作品，今天重讀的意思已大有不同。

### 遊戲小說的實踐

事實上，《深紅色的迷宮》開宗明義已把電玩模式植入小說文本之內，當主人翁藤木打開隨身攜帶的Pocket Game Kids後，眼前所見為「歡迎來到火星的迷宮」，「遊戲開始。能平安逃出迷宮並抵達終點的人，將贏得約定金額的獎賞，返回地球」，讀者會可以開始代入藤木的角色中，和他一同準備經歷後的大冒險旅程。

當然，遊戲式小說一定還有其他玩家，大家都有如此或如彼的因由，而被牽連進此遊戲之內——藤木是一失業漢，看到雜誌上有招募廣告因而去應徵參加；他在遊戲中的夥伴藍是一名失意的漫畫家，也是因為生活可以有所改變而報了名。可是一旦報名後，便不由自主被迫參與了一場生死攸關的殺戮遊戲。

《深紅色的迷宮》是1999年的小說，同時在日本小說界中引起軒然大波的是高見廣春《大逃殺》，小說以一群中學生參加學校旅行為文本，然後被送往一個孤島，被迫參與一場自相殘殺的遊戲，最終只可以有一人生還「取勝」。而自始之後，這類強制參與電玩遊戲風格的文本，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。2004年獲浮士德賞的《極限推理競技場》，作者矢野龍王正好把七個參賽者，強制地編排進兩個場館內，並要

以找到兩名犯人為目標，一旦猜錯代價就是死亡。

後來2007年土橋真二郎的《扉之外》，也是把參與學校旅行的全班同學，禁閉在密室之中，要依據「人工智能蘇菲亞」的指示才有存活下去的可能。

以上的設定簡言之就是一種ARG(Alternate Reality Game)式的構成方法，即代替現實式的遊戲。1999年正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水嶺界線，自《大逃殺》及《深紅色的迷宮》出版，相關的同類型小說便接踵而來。

### 強制性的必備元素

ARG小說的流行，於當時來說最重要的元素，是它針對遊戲設定的基本規則作出反叛的抗衡，從而吸引了讀者的眼球。所謂代替現實，顧名思義即為玩家建構另一身份角色，從而令他可以體驗到另一重生命的可能性。而在電玩遊戲不成功的約定之中，從事電玩遊戲哲學的研究者早已表明遊戲的本質是自由參與，不可以有強迫的成分，一旦失去自由，無論設計如何有魅力也會失去吸引力。此所以即使是畫面如何精美，又或是逼真度滿點的恐怖類型遊戲，也必須提供中止/暫停遊戲的功能，好讓玩家可以自由選擇離開驚悚現場，回歸現實的另一生命身份來——這正是電玩世界中鎖定的玩家特徵。

可是，在ARG小說中，這項特徵正是被挑戰攻擊的對象。它的吸引力在於把玩家的自由參與權剝奪，改為強制參與，而此又與現實中形形色色的社會制度及學校制度表裡呼應，因此喚起玩家/讀者心底裡的共鳴。事實上，當年《大逃殺》大受歡迎，甚至改編



### 《深紅色的迷宮》

作者：貴志佑介  
譯者：許翡珊  
出版：台灣角川

成電影成為超暢銷賣座作，背後的因由與年輕人對學校的強制觀念深惡痛絕，於是本來天馬

行空的「離地」設想，一種代替現實式的構思，反而較現實社會的運作邏輯更具「真實」氣息，於是才得以獲得遍地開花式的廣泛共鳴。

回頭置於《深紅色的迷宮》上，殺戮遊戲的ARG小說風格，在今天再看已經無大新意。此外，作者在遊戲結束後，竭力為整場殺戮遊戲尋找現實對應的解釋，例如把線索鎖定在能登半島上，又扯上黑手黨乃至把藍視為遊戲設定者所安排的臥底等，凡此種種均可體現出貴志佑介想把ARG的設定，還原至與現實生活產生扣連的關係，而非以平行宇宙及世界的觀念處理。而且在處理參加者的關係上，仍連篇累牘透過「零和遊戲」來解釋彼此身處的境地，以上均不能避免有過氣的感覺。此所以這也是話題性流行文本的局限，就好像時至今日，還有誰會想拿起深作欣二的《大逃殺》(2000)重看呢？

對我來說，話題性的流行文本，不幸地大多也是一次性消費文本的代名詞。

### 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## 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### 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

作者：李開周  
出版：時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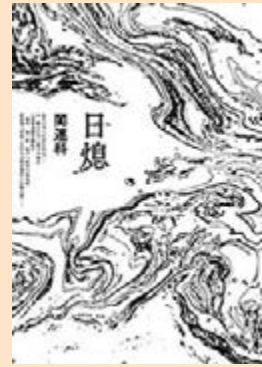


宋朝是個魅力十足的朝代，商業發達、文化繁榮，市井小民的小日子過得舒舒服服、多姿多彩。距離我們七八百年，但現今的新年習俗幾乎都能從宋朝找到源頭，像是祭灶、擺春飯、壓歲錢、除夕守歲、元旦燒香、貼春聯、放鞭炮、初二回娘家、十五元宵等，都能和宋朝遙相呼應。但宋朝過年還是有些與現代不太不同的地方，你知道皇帝過年仍然得上

朝嗎？宋朝人的春節假期比現代人短？宋朝的冬至和台灣的尾牙有何異同？送灶神的習俗有何特殊之處？宋朝人採買哪些年貨？春聯怎麼貼？壓歲錢怎麼發？怎樣祭祖、拜年？年夜飯餐桌上有哪些菜式？且聽作者娓娓道來，並附宋朝新年小辭典和新年習俗。閱讀本書，有如身歷其境般趣味盎然，彷彿與宋朝人一起度過既熱鬧又舒心的新年。

### 日熄

作者：閻連科  
出版：麥田出版社



這是一本獨特的小說。夢遊者不知道自己是在夢遊者，不是夢遊者卻拼命偽裝成夢遊者；混沌與曖昧的晦暗人性，漫漶在夜與夢的交界裡，道德與尊嚴的生存問題，潛藏在小說字字句句。夢遊讓入又額外活了一次、活了一輩子。就像在另外一個世界能夠看清這個世界上的事。如死後還知道自己是活著一樣。閻連科以獨特的文學語言，講述一個人類因夢遊而失序的故事，藉此暗諷大躍進時的中國，人們正集體沉浸在資本主義社會富裕美好的前景幻夢中，致使集體迷失在無盡慾望的夢遊中。這是針對當代中國發展現狀最無奈的憂思，也是最痛切的關懷。

### 倉田閣下

作者：山崎豐子  
譯者：王蘊潔  
出版：皇冠文化



任職於每朝新聞的倉田玲，曾在二戰前後兩度擔任特派記者前往法國，瀟灑的他被同事戲稱為「倉田閣下」。但如此華麗、優雅的倉田先生，沒想到在退休不久後就過世了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當報社同事前去弔唁時，不禁對倉田家的情景感到震驚。昏暗的門燈、老舊的大門，室內沒有任何像樣的傢具……「倉田閣下」光鮮亮麗的外表與真實生活的巨大落差，讓眾人感到不知所措。他究竟是真正具備一流教養的法國紳士？還只是個矯揉造作的膚淺男子呢？……山崎豐子在這部作品中展現了多變的風格，不僅能看到她早年擔任記者時期的經驗投影，更能窺見大師心目中獨特的男性美學與豐饒的創作底蘊。

### 假牙詩集：我的青春小鳥

作者：假牙  
出版：寶瓶文化



不世出的詩人「假牙」之出世傑作，引發兩岸三地讀者驚惶（笑得假牙差點掉出來）。《我的青春小鳥》收錄了大馬作者假牙（1962-2063）詩作一百零五首，全是他不時文藝病發的副產品。讀者該領手稱慶的是他沒有把小學作品也包括在內。更可喜可賀的是，這將是假牙唯一詩集，在寫了一首關於口臭的詩以後，他已江郎才盡，甚至無法完成為雞

屁股作詩的宏願。

### 青花瓷的故事

作者：羅伯特·芬雷  
譯者：鄭明萱  
出版：貓頭鷹



瓷器自七世紀發明問世以來，始終居於文化交流的核心，中國瓷器則反映了世界史中一項規模最龐大的文化轉型活動。《青花瓷的故事》藉由瓷器，將中國、印度、伊斯蘭世界、歐洲、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、東非的歷史合為一體，強調國際各區域間的交流、互動、影響，使我們對世界史有更清晰深入的認識。不但結合「生產、分配、消費的歷史」、「科技、貿易、藝術的歷史」與「社會、商品、文化、政治、文學的歷史」三者於一爐，既關注於細節，又清楚聚焦於全球主題。

### 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